



# 歷代詩話統編

清·何文煥

丁福保

伍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第五册目錄

清詩話(二)

原詩(葉燮著) .....

全唐詩話續編(孫濤輯) .....

一瓢詩話(薛雪著) .....

拜經樓詩話(吳騫輯) .....

唐音審體(錢木庵著) .....

遼詩話(周春輯) .....

秋窗隨筆(馬位著) .....

野鴻詩的(黃子雲著) .....

履園譚詩(錢泳輯) .....

說詩菅蒯(吳雷發著) .....

秋星閣詩話(李沂著) .....

貞一齋詩話(李重華著) .....

漢詩總說(費錫璜著) .....

山靜居詩話(方薰著) .....

峴傭說詩(闕名) .....

消寒詩話(秦朝釘著) .....

..... 一  
..... 七五  
..... 一五九  
..... 二一五  
..... 三〇三  
..... 三一五  
..... 三五五  
..... 三八七  
..... 四一七  
..... 四三三  
..... 四六九  
..... 四七九  
..... 五〇七  
..... 五一九  
..... 五四三  
..... 五八一

續詩品(袁枚著)

.....

六一五

補歷代詩話續編一種

揮塵詩話(王兆雲撰)

.....

六二三

原詩

嘉善葉燮星期著

無錫丁福保仲祐訂

內篇

詩始於三百篇。而規模體具于漢。自是而魏而六朝三唐歷宋元明以  
至昭代。上下三千餘年間。詩之質文體裁格律聲調辭句遞升降不同。  
而要之詩有源必有流。有本必達末。又有因流而溯源。循末以返本。其  
學無窮。其理日出。乃知詩之爲道。未有一日不相續相禪而或息者也。  
但就一時而論。有盛必有衰。綜千古而論。則盛而必至于衰。又必自衰  
而復盛。非在前者之必居於盛。後者之必居於衰也。乃近代論詩者。則  
曰三百篇尙矣。五言必建安黃初。其餘諸體。必唐之初盛而後可。非是  
者必斥焉。如明李夢陽不讀唐以後書。李攀龍謂唐無古詩。又謂陳子  
昂以其古詩爲古詩。弗取也。自若輩之論出。天下從而和之。推爲詩家  
正宗。家絃而戶習。習之既久。乃有起而掎之。矯而反之者。誠是也。然又

往往溺于偏畸之私說。其說勝則出乎陳腐而入乎頗僻。不勝則兩敝。而詩道遂淪而不可救。由稱詩之人才短力弱。識又矇焉而不知所衷。既不能知詩之源流本末。正變盛衰。互爲循環。並不能辨古今作者之心思才力深淺高下長短。孰爲沿爲革。孰爲剏爲因。孰爲流弊而衰。孰爲救衰而盛。一一剖析而縷分之。兼綜而條貫之。徒自詡矜張。爲郛廓隔膜之談。以欺人而自欺也。于是百喙爭鳴。互自標榜。膠固一偏。勦獵成說。後生小子。耳食者多。是非淆而性情汨。不能不三歎於風雅之日衰也。蓋自有天地以來。古今世運氣數。遞變遷以相禪。古云。天道十年一變。此理也。亦勢也。無事無物不然。寧獨詩之一道。膠固而不變乎。今就三百篇言之。風有正風。有變風。雅有正雅。有變雅。風雅已不能不由正而變。吾夫子亦不能存正而刪變也。則後此爲風雅之流者。其不能伸正而詘變也明矣。漢蘇李始創爲五言。其時又有亡名氏之十九首。皆因乎三百篇者也。然不可謂卽無異於三百篇。而實蘇李創之也。建安黃初之詩。因于蘇李與十九首者也。然十九首止自言其情。建安黃

初之詩。乃有獻酬紀行頌德諸體。遂開後世種種應酬等類。則因而實爲剏。此變之始也。三百篇一變而爲蘇李。再變而爲建安黃初。建安黃初之詩。大約敦厚而渾樸。中正而達情。一變而爲晉。如陸機之纏綿鋪麗。左思之卓犖磅礴。各不同也。其間屢變而爲鮑昭之逸俊。謝靈運之警秀。陶潛之澹遠。又如顏延之之藻績。謝朓之高華。江淹之韶嫵。庾信之清新。此數子者。各不相侔。咸矯然自成一派。不肯沿襲前人。以爲依傍。蓋自六朝而已然矣。其間健者如何遜。如陰鏗。如沈炯。如薛道衡。差能自立。此外繁辭縟節。隨波日下。歷梁陳隋。以迄唐之垂拱。踵其習而益甚。勢不能不變。小變于沈宋雲龍之間。而大變于開元天寶高岑王孟李。此數人者。雖各有所因。而實一一能爲剏。而集大成如杜甫。傑出如韓愈。專家如柳宗元。如劉禹錫。如李賀。如李商隱。如杜牧。如陸龜蒙。諸子一一皆特立興起。其他弱者。則因循世運。隨乎波流。不能振拔。所謂唐人本色也。宋初詩襲唐人之舊。如徐鉉。王禹偁輩。純是唐音。蘇舜卿。梅堯臣。出始一大變。歐陽修。亟稱二人不置。自後諸大家迭興。所造

各有至極。今人一槩稱爲宋詩者也。自是南宋金元作者不一。大家如陸游范成大元好問爲最。各能自見其才。有明之初。高啟爲冠。兼唐宋元人之長。初不于唐宋元人之詩有所爲軒輊也。自不讀唐以後書之論出。于是稱詩者。必曰唐詩。苟稱其人之詩爲宋詩。無異于唾罵。謂唐無古詩。并謂唐中晚且無詩也。噫。亦可怪矣。今之人。豈無有能知其非者。然建安盛唐之說。錮習沁入于中心。而時發于口吻。弊流而不可挽。則其說之爲害烈也。原夫作詩者之肇端。而有事乎此也。必先有所觸以興起其意。而後措諸辭。屬爲句。敷之而成章。當其有所觸而興起也。其意其辭其句。劈空而起。皆自無而有。隨在取之于心。出而爲情。爲景。爲事。人未嘗言之。而自我始言之。故言者與聞其言者。誠可悅而永也。使卽此意此辭此句。雖有小異。再見焉。諷咏者已不擊節。數見則益不鮮。陳陳踵見。齒牙餘唾。有掩鼻而過耳。譬之上古之世。飯土簋。啜土鉶。當飲食未具時。進以一嚮。必爲驚喜。逮後世。臙臘魚膾之法興。羅珍搜錯。無所不至。而猶以土簋土鉶之庖進。可乎。上古之音樂。擊土鼓而歌。

康衢其後乃有絲竹匏革之制。流至于今。極于九宮南譜。聲律之妙。日異月新。若必返古而聽擊壤之歌。斯爲樂乎。古者穴居而巢處。乃制爲宮室。不過衛風雨耳。後世遂有璇題瑤室。土文繡而木綈錦。古者儷皮爲禮。後世易之以玉帛。遂有千純百璧之侈。使今日告人居以巢穴。行禮以儷皮。孰不嗤之者乎。大凡物之踵事增華。以漸而進。以至于極。故人之智慧心思。在古人始用之。又漸出之。而未窮未盡者。得後人精求之。而益用之。出之。乾坤一日不息。則人之智慧心思。必無盡與窮之日。惟叛于道。戾于經。乖於事理。則爲反古之愚賤耳。苟於此數者。無尤焉。此如治器然。切磋琢磨。屢治而益精。不可謂後此者。不有加乎其前也。彼虞廷喜起之歌。詩之士簋擊壤。穴居儷皮耳。一增華于三百篇。再增華於漢。又增於魏。自後盡態極妍。爭新競異。千狀萬態。差別井然。苟于情于事于景于理。隨在有得。而不戾乎風人永言之旨。則就其詩論工拙可耳。何得以一定之程格之。而抗言風雅哉。如人適千里者。唐虞之詩。如第一步。三代之詩。如第二步。彼漢魏之詩。以漸而及。如第三第四

步耳。作詩者知此數步爲道途發始之所必經。而不可謂行路者之必于此數步焉爲歸宿。遂棄前途而弗邁也。且今之稱詩者。祇唐虞而禘商周。宗祀漢魏于明堂是也。何以漢魏以後之詩。遂皆爲不得入廟之主。此大不可解也。譬之井田封建。未嘗非治天下之大經。今時必欲復古而行之。不亦天下之大愚也哉。且蘇李五言與亡名氏之十九首。至建安黃初。作者旣已增華矣。如必取法乎初。當以蘇李與十九首爲宗。則亦吐棄建安黃初之詩可也。詩盛于鄴下。然蘇李十九首之意。則淺衰矣。使鄴中諸子。欲其一摹倣蘇李。尙且不能。且亦不欲。乃于數千載之後。胥天下而盡倣曹劉之口吻。得乎哉。或曰。溫柔敦厚。詩教也。漢魏去古未遠。此意猶存。後此者不及也。不知溫柔敦厚。其意也。所以爲體也。措之于用。則不同。辭者。其文也。所以爲用也。返之於體。則不異。漢魏之辭。有漢魏之溫柔敦厚。唐宋元之辭。有唐宋元之溫柔敦厚。譬之一草一木。無不得天地之陽春以發生。草木以億萬計。其發生之形狀。亦以億萬計。而未嘗有相同一定之形。無不盎然皆具陽春之意。豈得

曰若者得天地之陽春而若者爲不得者哉。且溫柔敦厚之旨亦在作者神而明之。如必執而泥之。則巷伯投畀之章亦難合于斯言矣。從來豪傑之士未嘗不隨風會而出。而其力則嘗能轉風會。人見其隨乎風會也。則曰其所作者真古人也。見能轉風會者以其不襲古人也。則曰今人不及古人也。無論居古人千年之後。卽如左思去魏未遠。其才豈不能爲建安詩邪。觀其縱橫躑躅。睥睨千古。絕無絲毫曹劉餘習。鮑昭之才。迥出儕偶。而杜甫稱其俊逸。夫俊逸則非建安本色矣。千載後無不擊節此兩人之詩者。正以其不襲建安也。奈何去古益遠。翻以此繩人邪。且夫風雅之有正有變。其正變係乎時。謂政治風俗之由得而失。由隆而污。此以時言詩。時有變而詩因之。時變而失正。詩變而仍不失其正。故有盛無衰。詩之源也。吾言後代之詩有正有變。其正變係乎詩。謂體格聲調命意措辭新故升降之不同。此以詩言時。詩遞變而時隨之。故有漢魏六朝唐宋元明之互爲盛衰。惟變以救正之衰。故遞衰遞盛。詩之流也。從其源而論。如百川之發源。各異其所從出。雖萬派而皆

朝宗于海無弗同也。從其流而論。如河流之經行天下。而忽播爲九河。河分九而俱朝宗于海。則亦無弗同也。歷考漢魏以來之詩。循其源流。升降。不得謂正爲源而長盛。變爲流而始衰。惟正有漸衰。故變能啓盛。如建安之詩。正矣盛矣。相沿久而流于衰。後之人力大者。大變。力小者。小變。六朝諸詩人。間能小變。而不能獨開生面。唐初沿其卑靡浮豔之習。句櫛字比。非古非律。詩之極衰也。而陋者必曰。此詩之相沿至正也。不知實正之積弊而衰也。迨開寶諸詩人。始一大變。彼陋者亦曰。此詩之至正也。不知實因正之至衰。變而爲至盛也。盛唐諸詩人。惟能不爲建安之古詩。吾乃謂唐有古詩。若必摹漢魏之聲調字句。此漢魏有詩。而唐無古詩矣。且彼所謂陳子昂。以其古詩爲古詩。正惟子昂能自爲古詩。所以爲子昂之詩耳。然吾猶謂子昂古詩。尙蹈襲漢魏蹊徑。竟有全似阮籍詠懷之作者。失自家體段。猶嘗子昂不能以其古詩爲古詩。乃翻勿取其自爲古詩。不亦異乎。杜甫之詩。包源流。綜正變。自甫以前。如漢魏之渾朴古雅。六朝之藻麗縷織。澹遠韶秀。甫詩無一不備。然出

於甫皆甫之詩無一字句爲前人之詩也。自甫以後在唐如韓愈李賀之奇。稟劉禹錫杜牧之雄傑。劉長卿之流利。溫庭筠李商隱之輕豔。以至宋金元明之詩家。稱巨擘者無慮數十百人。各自炫奇翻異。而甫無一不爲之開先。此其巧無不到。力無不舉。長盛于千古。不能衰。不可衰者也。今之人固羣然宗杜矣。亦知杜之爲杜。乃合漢魏六朝并後代千百年之詩人而陶鑄之者乎。唐詩爲八代以來一大變。韓愈爲唐詩之一大變。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爲鼻祖。宋之蘇梅歐蘇王黃皆愈爲之發其端。可謂極盛。而俗儒且謂愈詩大變漢魏。大變盛唐。格格而不許。何異居蚯蚓之穴。習聞其長鳴。聽洪鐘之響。而怪之。竊竊然議之也。且愈豈不能擁其鼻。肖其吻。而效俗儒爲建安開寶之詩乎哉。開寶之詩。一時非不盛。遞至大曆貞元元和之間。沿其影響。字句者且百年。此百餘年之詩。其傳者已少。殊尤出類之作。不傳者更可知矣。必待有人焉。起而撥正之。則不得不改絃而更張之。愈嘗自謂陳言之務去。想其時陳言之爲禍。必有出于目不忍見。耳不堪聞者。使天下人之心思智慧。

日腐爛埋沒於陳言中。排之者比於救焚拯溺。可不力乎。而俗儒且栩栩然俎豆愈所斥之陳言。以爲秘異。而相授受。可不哀邪。故晚唐詩人亦以陳言爲病。但無愈之才力。故日趨於尖新纖巧。俗儒卽以此爲晚唐詬厲。嗚呼。亦可謂愚矣。至於宋人之心手。日益以啟。縱橫鈎致。發揮無餘蘊。非故好爲穿鑿也。譬之石中有寶。不穿之鑿之。則寶不出。且未穿未鑿以前。人人皆作模稜皮相之語。何如穿之鑿之。之實有得也。如蘇軾之詩。其境界皆開闢古今之所未有。天地萬物。嬉笑怒罵。無不鼓舞于筆端。而適如其意之所欲出。此韓愈後之一大變也。而盛極矣。自後或數十年而一變。或百餘年而一變。或一人獨自爲變。或數人而共爲變。皆變之小者也。其間或有因變而得盛者。然亦不能無因變而益衰者。大抵古今作者。卓然自命。必以其才智與古人相衡。不肯稍爲依傍。寄人籬下。以竊其餘唾。竊之而似。則優孟衣冠。竊之而不似。則畫虎不成矣。故寧甘作偏裨。自領一隊。如皮陸諸人是也。乃才不及健兒。假他人餘焰。妄自僭王稱霸。實則一土偶耳。生機旣無。面目塗飾。洪潦一

至皮骨不存而猶侈口而談亦何謂邪。惟有明末造諸稱詩者專以依傍臨摹爲事不能得古人之興會神理句剽字竊依樣葫蘆如小兒學語徒有喔咿聲音雖似都無成說令人噁而却走耳乃妄自稱許曰此得古人某某之法尊盛唐者盛唐以後俱不掛齒近或有以錢劉爲標榜者舉世從風以劉長卿爲正派究其實不過以錢劉淺利輕圓易于摹倣遂呵宋斥元又推崇宋詩者竊陸游范成大與元之元好問諸人婉秀便麗之句以爲秘本昔李攀龍襲漢魏古詩樂府易一二字便居爲己作今有用陸范及元詩句或顛倒一二字或全竊其面目以盛誇于世儼主騷壇傲睨今古豈惟風雅道衰抑可窺其術智矣大凡人無才則心思不出無膽則筆墨畏縮無識則不能取舍無力則不能自成一家而且謂古人可罔世人可欺稱格稱律推求字句動以法度緊嚴扳駁銖兩內旣無具援一古人爲門戶藉以壓倒衆口究之何嘗見古人之真面目而辨其詩之源流本末正變盛衰之相因哉更有竊其腐辭高自論說互相祖述此真詩運之厄故竊不揣謹以數千年詩之正

變盛衰之所以然。略爲發明。以俟古人之復起。更列數端于左。

或問于余曰。詩可學而能乎。曰。可。曰。多讀古人之詩。而求工于詩。而傳焉。可乎。曰。否。曰。詩既可學而能。而又謂讀古人之詩。以求工爲未可。竊惑焉。其義安在。余應之曰。詩之可學而能者。盡天下之人。皆能讀古人之詩。而能詩。今天下之稱詩者是也。而求詩之工。而可傳者。則不在是。何則。大凡天姿人力。次敘先後。雖有生學。困知之不同。而欲其詩之工。而可傳。則非就詩以求詩者也。我今與子以詩言詩。子固未能知也。不若借事物以譬之。而可曉然矣。今有人焉。擁數萬金。而謀起一大宅。門堂樓廡。將無一不極輪奐之美。是宅也。必非憑空結撰。如海上之蜃。如三山之雲氣。以爲樓臺。將必有所託基焉。而其基必不于荒江窮壑。負郭僻巷。湫隘卑濕之地。將必于平直高敞。水可舟楫。陸可車馬者。然後始基而經營之。大厦乃可次第而成。我謂作詩者。亦必先有詩之基焉。詩之基。其人之胸襟是也。有胸襟。然後能載其性情智慧聰明才辨。以出。隨遇發生。隨生卽盛。千古詩人。推杜甫。其詩隨所遇之人之境之事。

之物無處不發其思。君王憂禍亂，悲時日，念友朋，弔古人，懷遠道，凡歡  
愉幽愁離合，今昔之感，一一觸類而起。因遇得題，因題達情，因情敷句，  
皆因甫有其胸襟以爲基。如星宿之海，萬源從出，如鑽燧之火，無處不  
發。如肥土沃壤，時雨一過，天喬百物，隨類而興，生意各別，而無不具足。  
卽如甫集中樂遊園七古一篇，時甫年纔三十餘，當開寶盛時，使今人  
爲此，必鋪陳颺頌，藻麗雕績，無所不極。身在少年場中，功名事業，來日  
未苦短也，何有乎身世之感？乃甫此詩，前半卽景事，無多排場，忽轉年  
年人醉一段，悲白髮荷皇天，而終之以獨立蒼茫，此其胸襟之所寄託  
何如也。余又嘗謂晉王羲之獨以法書立極，非文辭作手也。蘭亭之集  
時，貴名流畢會，使時手爲序，必極力鋪寫，諛美萬端，決無一語稍涉荒  
涼者。而羲之此序，寥寥數語，託意于仰觀俯察，宇宙萬彙，係之感憶，而  
極于死生之痛，則羲之之胸襟，又何如也。由是言之，有是胸襟以爲基  
而後可以爲詩文，不然，雖日誦萬言，吟千首，浮響膚辭，不從中出，如剪  
綵之花，根蒂旣無，生意自絕，何異乎憑虛而作室也。乃作室者，旣有其